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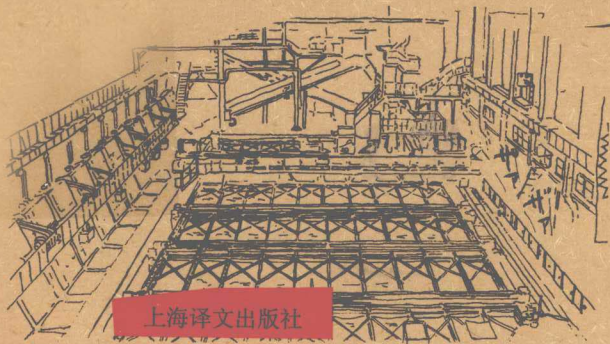
随笔



日出国的工厂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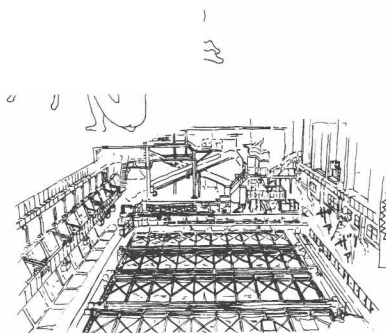
随 笔

日出国的工厂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国的工厂 / (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327-5694-0

I. ①日… II. ①村…②林… III. ①散文集—日本

—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4673 号

HI IZURU KUNI NO KOJ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87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HEIBO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03-319 号

日出国的工厂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责任编辑/沈维藩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61,000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 册

ISBN 978-7-5327-5694-0/I · 3354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6162648

作为日本人的村上和日本、日本人……

（译序）

这本书介于报告文学（Reportage）和随笔（Essay）之间，或者称为随笔风格的报告文学亦未尝不可。既然书名为《日出国的工厂》，那么就先查看一下“日出国”的由来。

日本原先不叫日本。公元 607 年日本使臣小野妹子（此“妹子”为男性）出使隋朝，大概以为日本列岛位于中国东边，乃日出方向，故国书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帝虽为昏君，但这种事上并不昏，读罢龙颜不悦，喝令以后不要再给他看这种无礼的东西。此即“日出国”之由来。而“日出国”显然是“日本”的前身。据《旧唐书》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总之，“日出国”即日本，均取“本自日边来”之意。

令人意外的不是“日出国”本身，而是“日出国”出现于村上作品。众所周知，村上受西方尤其美国当代的思想和文学影响很深，加之作为专业作家却不为日本主流文坛所肯定和接受，故村上的国家意识相对淡薄，极少强调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好在哪里。这从前不久接受的两次采访中也不难看出。《读卖新闻》记者就全世界有众多村上作品读者这点问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怀有怎样的意识，村上回答：“较之日本人这一概括方式，我以为最好还是说在日本这个场所居住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不太喜欢什么‘日本人论’。即使拿日语这点来说，里边也还隐藏着新的可能性。较之定于一尊，我更想追求自由。”（《读卖新闻》2009年6月18日）此前在西班牙接受《COURRIER JAPAN》记者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管怎样，我不讨日本文坛喜欢这点应该是确切无疑的。总之我和他们太不一样了。至少我不是他们心目中‘理应如此’的存在。他们认为文学这东西多多少少必须追求日语所具有的美，追求日本文化的主题。但我不那么认为。我把语言作为工具使用，作为能够卓有成效使用的、纯粹的工具，用这个工具写自己的故事，如此而已。

再说我不是社交型人物，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我之所以一连几年离开日本，就是因为没有特别留在日本的必要。”记者紧接着问他是否因为被日本其他作家所否定而气恼，村上应道：“那不至于。只是觉得虽然身在自己的国家，却似乎成了一种外人。”记者随即问他身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这点在当下意味什么呢？村上回答：“日本人现在正在摸索自己的自证性（Identity）……我们正在重新自我叩问什么是通往幸福的道路。我们仍在寻找这个。”（《COURRIER JAPAN》2009年第7期）

事实上，村上的小说也极少以肯定和欣赏的语气提到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也就是说，村上笔下往往出现一种悖论：表达日本却又排斥“日本性”，用日语表达却又排斥“日语性”——有谁曾在他的小说中见过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所津津乐道的富士山、金阁寺、和服、艺妓、榻榻米、刺身、清酒等大大小小的日本符号？樱花倒是在《挪威的森林》里出现过，而“日本性”以至“日语性”却几乎被消解得一干二净：“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

村上文学这一排斥“日本性”或“去日本化”的特点甚至被视为其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作家岛田雅彦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出民族意识，写完后还反复检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明治学院大学四方田犬彦教授则用“无味性”表达了类似看法：“不错，村上是用日语创作的日本作家，但他所依据的文化感受、所提及的音乐和电影或者都市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无一不是世界性流通和浮游的东西，在性质上无法归结为特定的地域和民族……如果说村上的小说几乎不存在让人感觉出这种传统的日本味，那么就是说，它是因其文化无味性而跨越国境、得到外国人追捧的。”（《远近》2006年八九月合刊号）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如1987年这本《日出国的工厂》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名字，村上在前言中说他本来想的是另一个，但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觉得“日本”、“日本人”这一概念逐渐变大，于是改变主意，采用了“日出国的工厂”这个书名。促使“变大”的一个原因，想必就是村上在参观

工厂当中情不自禁地对日本人发出的赞叹：“日本人这种人实在能干，能干得让人怜爱。能干，并且力图从工作本身找出快乐找出哲学找出自豪找出慰藉……想到这点，我好像得到了安慰和鼓励。”是啊，日本人是很有能干——村上本人就很能干——能干这点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和佩服的。村上作为能干的日本人之一，此前也不至于讨厌能干的日本人，但他以往的作品从未完整地出现能干的日本人这点确是事实，出现的莫如说是与此相反的日本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日本人好像为数不少，他们为之快乐和自豪的也未必是“工作本身”，而往往更是别的什么。但在这本书中，村上不仅详细而生动地描写了能干的日本人，还描写了他一向讨厌的“组织”——作为“组织”的工厂。不仅描写了工厂，还肯定了——有意也好无意也好——为工厂这一“组织”提供支撑的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从中不难感受到村上对“日出国”，尤其是对在“日出国的工厂”拼命劳作的日本人的思索、欣赏和喜爱之情，显示了村上的另一侧面或偏离其“常规”的不同之处。

当然，相同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笔法的幽默。

工厂毕竟不是“世界尽头”不是“冷酷仙境”，如果秉笔直书，弄不好就成了“调查报告”。村上自然不会干那种傻事，于是淋漓尽致地演示了幽默这一拿手好戏，把严肃刻板的工厂写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比如“母牛模拟台”，比如专门制造假发的工厂“亚德朗斯”，都叫我看得对日本的工厂发生了大于日本文学的兴趣。下次有机会去日本，哪也不去，就去看那“母牛模拟台”和假发工厂——对假发本身倒不感兴趣——看日本女孩如何为日本的光秃老伯们制作假发套，那场景一定赏心悦目。赏心悦目之余，没准会沁出一种人生的无奈和悲凉。

顺便说一句，村上这次假发工厂“探险记”后来被他融入了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在第九章“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 May 关于假发的考察”中，笠原 May 是这样向“我”介绍假发公司的：“再说假发公司还直接经营美容院，人们都在那里洗假发剪真发。还用说，总不好意思去普通理发店往镜前一坐，道一声‘好咧’取下假发叫人理发吧，话说不出口嘛。光是美容院这项收入都好大一笔……那些人赚得一塌糊涂。让东南亚那种低工资地方做假发，毛发

都是当地收购的，泰国啦菲律宾啦。那地方的女孩们把头发剪了卖给假发工厂。有的地方女孩嫁妆就是这么来的。世界也真是变了，我们这儿哪位老伯的假发，原本可是长在印度尼西亚女孩头上的哟！”

怎么样，一脉相承吧？

林少华

2009年7月18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雾失楼台恍若梦境

前 言

我读小学的时候（说起来也就是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①），上社会课时被领去工厂参观了几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口香糖工厂——口香糖叫“乐天鲜橙口香糖”，圆形，高尔夫球大小——尽管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能清楚记起。几千几万个橙黄色圆球由机器吐到传送带上，一个个包上玻璃纸装进箱子。那光景在七八岁小孩眼里显得相当奇特。说到底，世上存在那么多橙形口香糖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人吃惊。

我想，这样的经历大概任何人都会有一两次。试着问了周围好几个人，果然每人都有参观工厂的记忆。有人记得“明治骰子糖果”工厂，有人记得“森永奶糖”工厂。看来，糖果厂这东西相当鲜明地留在大家的记忆里。听人讲的过程

中，甚至觉得那不妨称之为一种“必然仪式”。

说起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正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经济紧锣密鼓复兴的时代，理所当然，“工厂”一词也具有·一往无前的韵味。虽说不是《有炼钢炉的城市》^①，但仍有“我们也在加油干”那种积极向上的风貌。那样的风貌现在诚然也有，但我觉得当时好像带有国民共识的色彩，公害和噪音之类也没眼下这么严重，浓烟滚滚的烟囱乃是经济复兴的强有力的象征。正因如此，我们去工厂参观，目睹机械化（令人怀念的字眼啊，觉得）生产线时才情不自禁地感叹“哇好厉害啊”。

自那以来，我心里就有了些因为受工厂吸引而形成的淡淡阴翳——或者不如说同参观工厂无关，而仅仅属于我个人嗜好——有时候那一印象是形影清晰（例如大象）的具体工厂，有时候则是形影皆无的形而上工厂。我每每十分认真地思考这各种各样的工厂，譬如思考制造性欲（这个倒很难说是形而上的东西）的工厂是怎样的工厂。

① 1955年前后。

② 日本电影名，浦山桐郎1962年导演。

这里说的性欲工厂，我猜想恐怕是由五个人经营的：两个有点儿呆头呆脑的高中刚毕业的小伙子，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一个老于世故的喜欢帮忙的所长，加一个名叫玲子的老实而又性急的漂亮女事务员（25岁，单身，德岛县人）。普通的性欲工厂是个格外悠闲自在的地方，两个小伙子互相开着不够档次的玩笑，中年男人歪在那里看《大众读物》里的藤泽周平^①或其他什么，所长用随身听听着相声，独自呵呵发笑。机器已经停了，四周别无动静，惟独玲子一人或打算盘或打电话或用橡皮筋整理账单，不停地做这做那。

不料，不多久玲子发起火来。她霍然立起，大声吼道：“你们怎么搞的？就我一个人干，你们什么也不干！不觉得不好意思么？”听得玲子吼叫，大家吃了一惊，所长差点儿从椅子跌落下来。

“吼得好！你们在干什么呢？”所长也站起吼道，“给玲子那么说能好意思吗？还不快干？一起干！”

^① 日本作家（1927—1997）。

“干吧！”中年男人也扔开《大众读物》，站起身来，
“喂，宫田，中岛，干活了！”

“玲子，我干。”“干就是，玲子。”宫田和中岛交口应道。于是，机器轰轰隆隆急速开动起来……这就是我在脑海中描绘的性欲工厂。不过这种描绘因人而异，若问我是否正确，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就是有这种胡思乱想的习惯。

比如说，制造小说的工厂是怎样的工厂呢？制造悲哀的工厂是怎样的工厂呢（例如诗的语言），制造大规模间接税收、存在主义和得过且过主义以及青山学院大学校长的是怎样的工厂呢？那里有什么人、如何做工——我不由得如此想入非非，有时还就细节加以验证。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所选的工厂完全是好奇心所使然。“××到底是怎样的工厂、又是怎样运作的呢”——一个念头蓦然浮上心头，随即依序前往，结果就成了这样的顺序：

（1）人体标本工厂

（2）婚礼馆（本来打算采访婚礼场馆的厨房，岂料到现场一看，竟被婚礼馆本身的工厂性彻底俘获，以致改变了初

衷)

(3) 橡皮擦工厂

(4) 酪农工厂 (本来也打算主要采访牛奶处理厂, 却被作为“经济动物”的牛的生产转移了目标)

(5) 科姆·D·加尔逊工厂

(6) CD 工厂

(7) 亚德朗斯工厂

这个顺序, 说奇妙也够奇怪, 说不奇妙也根本不奇怪。我还想加上 (8) 兵工厂、(9) 作为系统的蒸浴按摩室这两个, 后因种种情由放弃。如果可能, 以后还想试试。

当然也不是说采访这七个工厂就会使当下经济大国日本平均线上的工厂情况历历浮现出来。一来是出于我个人兴趣选择的, 作为倾向相当偏颇, 二来从规模上说, 多是中小企业、轻工业, 而重工业、大工厂则漏选了。反过来说, 感觉上似乎选的全部是意在使当下日本平均线上的工厂情况浮现出来之人一般不选的那类工厂 (松下工厂自是例外)。个中缘由, 希望读者理解为外行人 (非·非小说类作家) 的心血来潮。在结果上, 我本人为选择这七个工厂而暗暗——话虽

这么说，但因为写出来了，已无所谓暗暗——感到自负，认为自有其充分的理由。

作为这本书的名字，本来想的是另一个，但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觉得“日本”、“日本人”这一概念逐渐变大，于是改变主意，采用了“日出国的工厂”这个书名。关于这点有很多很多想写，问题是一旦写开头就有可能收勒不住。不过，我还是想重复一遍——固然不大合适——日本人这种人实在能干，能干得让人怜爱。能干，并且力图从工作本身中找出快乐，找出哲学，找出自豪，找出慰藉。至于正确与否，我当然不得而知，日后如何变化也无从判断，但不管怎样，在我这么写这篇文稿的此刻，整个日本的工厂中仍有无数人动来动去，不停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想到这点，我就好像得到安慰和鼓励。

最后交待一句，关于这本书的采访都是在 1986 年进行的。

目 录

前言	001
隐喻式人体标本 京都科学标本	001
作为工厂的婚礼馆 松户·玉姬殿	024
橡皮工厂的秘密 RAPIT	047
经济动物们的午后 小岩井农场	067
缝制作为思想的西服的人们 科姆·D·加尔逊	091
高科技战争 CD 工厂	115
明朗的福音制造工厂 亚德朗斯	134